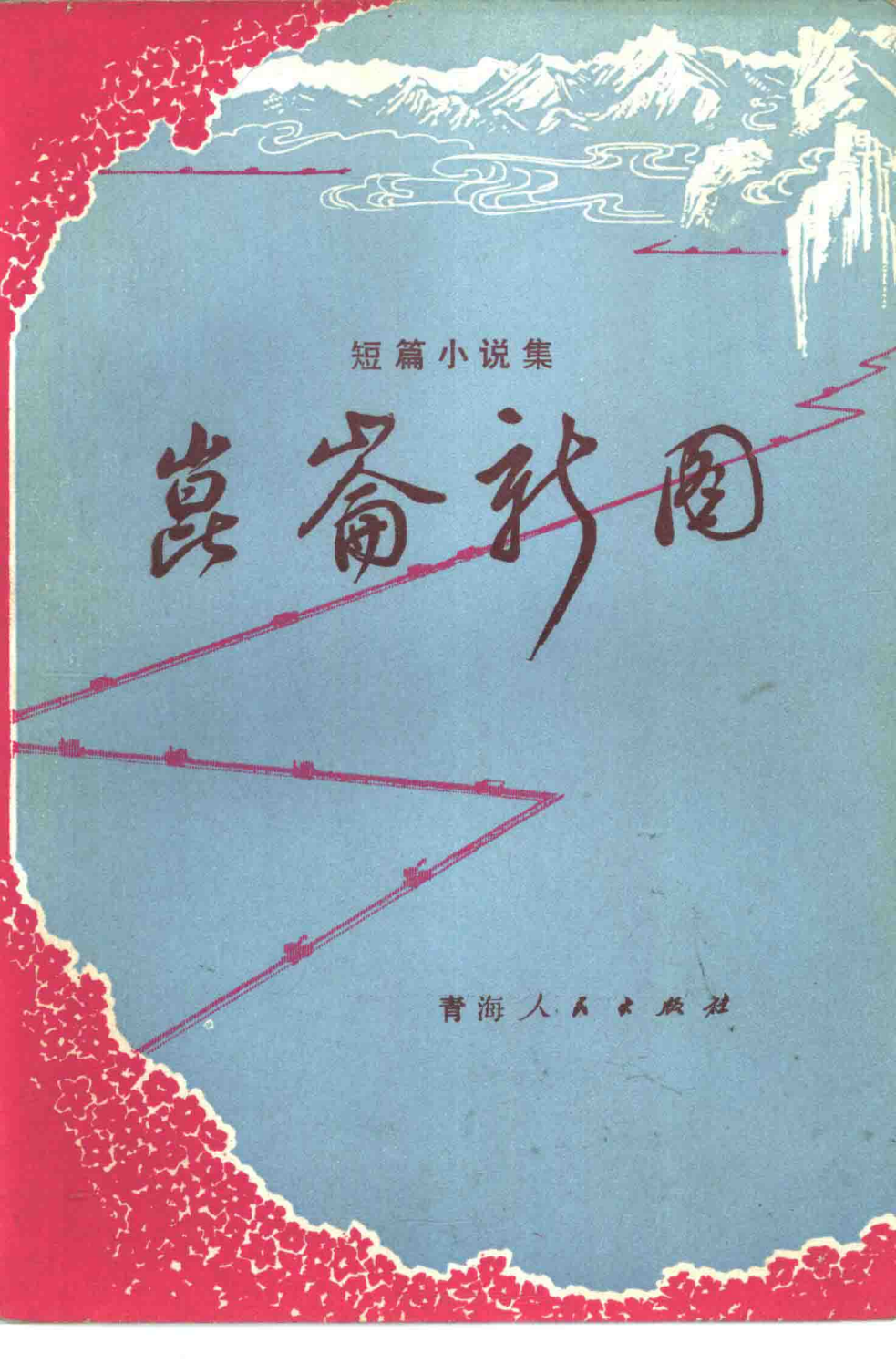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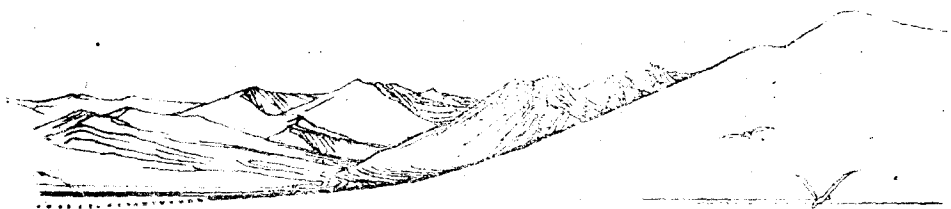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landscape. At the top, there are white, jagged mountain peaks against a light blue sky. Below the mountains are white, swirling clouds. A red line, resembling a path or a river, starts from the left side, goes horizontally across the top, then diagonally down to the right, and finally horizontally across the bottom. The red line is decorated with small red squares.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light blue. The corners of the cover are decorated with a red, textured border that looks like a dense field of flowers or leaves. The title '高原新图'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black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in the center. Above it, the text '短篇小说集' is written in smaller, black, sans-serif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right, the publisher's name '青海人民出版社' is written in black, sans-serif characters.

短篇小说集

高原新图

青海人民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崑崙新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 仓 新 图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1977年5月第1版 197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统一书号 10097·341 定价 0.48元

目 录

昆仑新图	檀瑞林 (1)
珠 玛	汪少英 (23)
铁马添翼	陈 春 (38)
带队车	杨又春 (58)
革新迷	濮其南 (81)
登攀歌	袁淑玲 (97)
针线包新传	曾青松 (109)
第一步	赵志强 (127)
风 波	李 初 (140)
雪 燕	姜晓荆 (158)
一个村里来的人	李建平 (177)
扎 根	成 冰 (198)
练 兵	李建平 (215)
滴水红霞	李 初 (235)
战 友	五六〇四九部队八连创作组 (243)

昆 仑 新 图

檀 瑞 林

五月，正值青藏高原花红柳绿的阳春季节，我到布曲河穿河工地去执行采访任务。

车窗象电视台萤光屏般地变幻镜头，高耸在布曲河畔草滩上的白云岭迎面矗立。山顶残雪未消，山坡草木泛绿，山腰战旗如火，看上去恰似一位年过花甲，壮志犹烈的老将军，重游旧地，挺立河畔，缅怀那铁马金戈的烽火年代……

前面就是布曲河大桥。我在山腰一块“穿河工地由此去”的路标前下车，顺着路标指示的方向，向险峰拾级而上。

山风阵阵，颇含凉意。我攀上白云岭，直觉心慌气短，背心窝也湿了。到底是拔海五千多米的“世界屋脊”呵！

喘息稍定，我纵目远眺，只见雪岭冰峰重叠起伏如海浪涌向天边，布曲河弯曲折回似银纱飘落脚下，拱形多孔的布曲河大桥象长虹飞架天堑。俯瞰河畔草滩和山脚连接处，一排排白帆似的帐篷依山傍水，座落得整整齐齐，阳光下，如同一系列列威严的士兵，又象一树树怒放的梨花。这就是穿河工地住址，我匆匆下山。

来到挂着“穿河工程指挥部”木牌的帐篷前，我喊了声“报告！”打里面蹦出个精灵的小战士，他忽闪大眼，敬个礼：“同志你找谁？我是通信员小刘。”

我说明来意，小刘热情地把我让进帐篷。我转眼打量一番：帐篷正中贴一张毛主席在延安的画像，下面是草书《长征》诗，两边挂有穿河工程图。帐篷两侧各有一张行军床，左边靠窗的桌上，摆着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笔记本，一部电话机，还有一盆含苞欲放的格桑花。简朴的陈设说明，主人不仅俭朴勤奋，而且对高原的风物怀有浓郁的感情。

小刘似乎猜中我在想什么。他告诉我：这是王指挥长的寝室兼办公室。王指挥长打从来到工地，却没有在里面办一天公，睡一夜觉。他总是穿着那身擦补丁的衣服，和战士们在工地上扛石头，滚泥巴。小刘崇敬地赞叹自己的老首长，他拍着左边那张行军床说：“我们指挥长可艰苦朴素啦。就这床旧皮褥子，听说比我还大两岁。都烂了，指挥长还当宝贝看，经常缝缝补补，走到哪也不离身。昨天在工地上淋了雨，我晒干了得给他送去。”

我这才注意到那床褥子正面是一张漆黑的熊皮，反面是包着棉絮的藏青布。因为年岁太久，熊皮表面好几处磨掉了毛，却依然油光发亮。一种职业的敏感使我立刻意识到：指挥长这床熊皮褥子一定有它珍贵的意义。

我正待向小刘刨根问底，门帘“呼”地撩起，闯进一个虎彪彪的藏族大汉。

“这是穿河工地指挥部？”藏族大汉嗓门粗犷。“我们

公社第二批民工到了工地。我是领队，来报个到。”藏族大汉话没说完，目光落在那床熊皮褥子上。小刘热情地让坐递茶，藏族大汉只是瞪愣着大眼，捧起熊皮褥子正看反看，好一阵，他突然“嗖”地拔出藏刀，“哧哧哧”，没等小刘叫出声，熊皮和棉絮分了家，抖开一看，熊皮里面衬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却是一幅山河勘测图。图的上方疾书一行殷红草字“江河源头绘新图”。

一霎时，我莫名其妙。小刘又惊又急，他一把拽住藏族大汉那只不穿的空袖嚷道：“看你……”

藏族大汉深情地端详那幅勘测图，象对着失而复得的珍宝，在幸福地回忆，在无言地倾吐。他的眼里闪动着惊喜、激动的光亮。他嘴唇蠕动着：“是王营长的，是王营长的……”

“什么王营长，是我们指挥长的。”小刘不满地在一旁嘀咕着。

“是王营长的，啊啦啦，二十多年了！扎西又和你见面啦！见面啦……”

“扎西？你就是布曲公社的扎西书记？”小刘又拽住扎西书记的那只空袖，高兴地蹦起来：“哎呀，太好啦。我们指挥长常常提到你，今天还说要去找你呢！”

“王营长，不，指挥长在哪？”扎西书记急切地问。

“在穿河工地上。”

“找他去！”扎西书记将那只空袖往肩上一甩，跃出帐篷。我恍然大悟：扎西书记和指挥长是老战友！我象勘探队员

发现了矿苗一样兴奋地喊道：“扎西书记，等等，一路走！”

我和扎西书记踏着柔软绿茵的草滩，穿行吐翠含烟的红柳丛，向河边走去。扎西书记仰望着昂首凌空的白云岭，情不自禁地追溯起他和指挥长并肩战斗的往事——

那是一九五二年春天，党和毛主席派解放军进藏，保卫和建设西南边疆。指挥长当时是工兵营长，带领一支部队驻在布曲河畔。

一个阴风怒号的黑夜，反动的头人将曾经带头抗乌拉*的扎西五花大绑，拖到布曲河边，就要丢进冰窟窿。正在河里探测水位的王营长闻声赶来，救了扎西。

当晚，王营长告诉扎西，我们要砸碎奴隶制枷锁，建设新西藏。要在冰山雪原上开凿大道，在江河源头架起金桥，把北京和西藏连起来，彻底改变旧西藏穷困闭塞的落后面貌。扎西听了热泪盈眶，一大早就回去组织民工前来参战。

工程兵出身的王营长担任公路施工段段长，负责布曲河以北白云岭一线五百余公里的公路修筑任务。王营长提前到工地，又抢下了修建布曲河大桥的任务。这使后到的汤技术员颇为诧异。王营长说，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为了早日修成青藏公路，加速高原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应该用艰苦奋斗的尺子满打满算地接受任务，挑重担。

道理汤技术员当然懂得，但他担心的是：七八月份山洪

*乌拉：藏语。牧主头人强加给贫苦牧民的劳役。

季节，布曲河变成一片汪洋，使施工半途而废，岂不是画虎成狗了？

王营长早就想到了这一层。他坚定地说：“那我们就提前动工嘛！”

“提前动工？”汤技术员急了。眼下连部队吃的粮食都没运上来，架桥设备和器材就更没影子了。空肚空手咋动工！汤技术员直截了当地问：“没有钢筋水泥怎么办？”

“有办法。”王营长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的打算：一部分人上白云岭把开路同开采石块结合起来，一部分人烧石灰，伐木材，一部分人拦河筑坝，截流排淤。土法上马修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石头圆拱桥。

王营长计划周全合理，无懈可击。汤技术员感到惊奇，他本能地反问一句，“石拱桥结实？”

王营长轻轻一笑：“我国最早的石拱桥——赵州桥，不是管用了一千多年吗？”王营长加重语气，“办法靠人想，条件靠人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军的传家宝。想想战争年代，我们在困难堆里打滚，还不是靠这八个字闯过来了！……”

汤技术员从总工程师那里领来了布曲河大桥设计图。王营长一看，这份靠地图设计的图纸与实地环境相差很大。他一气之下，拉上汤技术员，带着一支小勘测队，由扎西牵着头牦牛作向导，到冰雪连天的布曲河白云岭一带重新进行勘测。

三月初的高原天气，一忽儿狂风大作，一忽儿冰雪横

飞。实地勘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选择理想的架桥点，王营长同大家攀登在悬崖峭壁上，奔波在河畔草滩。有天夜里，帐篷被风刮得不见了，粮食也被雪崩埋住，勘测队眼看断了炊。

面对着重重艰难，汤技术员又有动摇，他后悔不该接受勘测任务，又提出等天暖风和后再来勘测，或者将就用原设计图。

王营长的腰部在延安抗战时期负过伤。他白天咬着牙翻山跨河，晚上卧在冰雪里痛得彻夜难眠。但每当坐在雪坑的篝火旁，或者山洞的避风处，王营长总要给大家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解放军打老蒋，用竹桩竹条拦河筑坝，让炮车过河歼敌等故事，鼓励大家艰苦奋斗，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扎西看到这些，心里十分焦急。他几次要杀掉牦牛，烤肉充饥，剥皮御寒，被王营长制止。这天半夜，扎西悄悄起床，摸到山崖洞口的风雪里蹲到天亮，终于打到了一只大黑熊。

丰美的野味解除了饥饿。扎西又把熊皮烤干，送给王营长，王营长却让给其他同志。一张熊皮，温暖着众人的心身，连汤技术员也增强了信心。

一天中午，王营长带着大家抓住短暂的日光进行桥基勘测。一阵狂风袭来，将汤技术员手里正在修改的原设计图卷得无影无踪。王营长为了保护勘测仪，手指被砸伤，鲜血直流。汤技术员急得直跺脚，王营长朗朗一笑：“老天爷既然

看中了那张无用的图纸，咱们就送个人情，自己绘新图！”他迎风甩掉棉衣，脱下衬衣，“咻啦”一声，扯出一块方方正正的白布，按在雪地上，就着指头流出的鲜血，在上面疾书七个殷红的字：“江河源头绘新图”。接着，把白布往自己的背上一放，对汤技术员说：“画吧！”汤技术员深受感动。

第二天，白布图衬熊皮，铺在地上描绘。就这样，一份详细地标明架桥点，水位线，拦河坝，采石场，施工场等等的勘测图绘制成功。王营长又投入了指挥架桥施工的战斗。

后来，扎西见王营长在工地上爬冰卧雪，常犯腰痛，就让他妻子把那张熊皮熟好，缝成一床褥子，将复制过的白布测量图珍藏在里面，再次送给王营长。王营长带着那床熊皮褥子日夜战斗在工地上。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搬石头，烧石灰，运木头，哪里有困难、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构筑拦河大坝时，他第一个跳进彻骨的冰水里挥锤打桩，剧烈的腰痛使他几乎倒下。上岸后，他却把熊皮褥子包在战士的身上……

青藏线通车，布曲河大桥竣工的祝捷大会在白云岭下举行，军民迈步在崭新的公路上，汇集在布曲河桥头。小伙子们敲起喜庆的铜鼓，吹起响亮的金唢呐；姑娘们跳起欢乐的“锅庄”，唱起激情的“拉依”：“毛主席光辉照西藏，金桥银路放光芒；一条彩虹跨高原，北京拉萨紧相连”……

歌声中云霞翩翩挂彩，雪山涓涓消融；歌声中大草滩绿

波翻浪，布曲河激流奔腾，歌声中白云岭展翅欲飞，王营长备鞍跨马即将出征……

扎西书记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布曲河边。河水在阳光下显得温柔而又恬静，似乎因为昔日英雄今重见，而勾动了布曲河深长的回忆。我抬头仰望气宇轩昂的白云岭，好象正在目光炯炯地俯瞰着布曲河，显示出无所畏惧的胆略。莫非这就是指挥长那高大挺拔的形象？！

扎西书记接着说：“我和王营长分别后，通过几封信。他每次来信都提到那张熊皮褥子，说他时时带在身边，激发艰苦奋斗的豪情壮志，迈稳继续革命的步子。一九五九年，听说他又进藏平叛，不幸负伤，但我没见到他。想不到今天我们又要相逢了，又要相逢了！呀么呀么！”扎西书记竟然乐以忘情地向我讲起藏话来，我们相视放声笑了。

笑声惊醒红柳丛中幽息的百灵鸟、金翅鸟，它们婉转啾鸣，悦耳地合唱。咦，怎么越唱声音越大，越唱旋律越动听？噢！穿河工地的喇叭播送起悠美的藏歌。我们不觉加快了步伐。

穿河工地激战方酣，热浪炙人。

奔流东去的布曲河被两道长为十米，宽五六米的城垣大坝截腰闸住，两坝之间出现一张巨嘴似的河峪。大坝上红旗呼呼啦啦，河谷下铁锤叮叮当当；坡下的人潮后脚追前脚，岸上的小车前车连后车，“一二三！”战士们喊着号子搬运重型钢材，“哟哈哈……”藏族青年打着吆喝传递石块。

“咳哎——姑娘们拉着歌儿背土竞赛……多么紧张的战斗，多么欢愉的劳动，多么鼓舞人心的跃进画面！”

这里，最吃劲的要算上游这道堤坝，它威镇住来自西方冰川的凶暴的洪流。若是有个闪失，快要完成的穿河工程就会葬于滔滔浊浪之中。然而，高原的时令好象因为人们带来了热量，今年的夏季来得快，雪山的白外套悄悄地脱掉了。说不定今朝明夕会有山洪冲下来喽！难怪大家心里都揣着一团火，干得一阵风，因为打的是一场抢季节、争速度、夺胜利的硬仗呵！

我跟着扎西书记在人群里穿行，在这些似曾相识的人群中寻找指挥长。我虽然还没认识指挥长，但他的形象却已经印在我心中：不就象白云岭那样威严而又豪迈的一位老军人吗！

“汤副总工，指挥长在哪？”背后响起一个脆嫩的声音，我们才发现锦缎似的绿草红柳丛中，有几座地窝子，门都敞开着。那个挂有“工地指挥组”牌子的地窝子门口，一个小战士正在向被称为汤副总工的人打听指挥长。我们凑过去一看，是小刘。小家伙给指挥长送熊皮褥子来的。

“扎西书记，记者同志。”小刘把我们拽进地窝子。我和那位戴着宽边眼镜、身材清瘦的汤副总工相视片刻，噢，好生面熟？原来是老同学啊！扎西书记也认出汤副总工正是当年修桥的汤技术员。我们异口同声地叫起来，三双手熔铸一团。

汤副总工颇为激动而又惋惜地说：“指挥长中午带队到

白云岭西麓砍伐木桩和红柳条去了。”

扎西书记急不可待，和小刘一道奔白云岭西麓找指挥长去了。我和汤副总工阔别难逢，便坐下攀谈起来。

寒暄了几句，我话入正题：“你和指挥长当年是老战友，现在又在一块战斗，配合得不错吧？”

健谈的汤副总工见我往事重提，他脸颊微微一红。“是老战友，也是老对手哇！”说罢，他先自笑了。

“老对手？”我听出弦外有音，便再三恳求，他终于打开了话匣：

今年四月，穿河工程即将开工的时候，指挥长刚出医院，他还是象二十年前离开布曲河一样，打点行装，带上珍贵的熊皮褥子，在总部领了穿河工程设计图，日夜兼程，提前来到布曲河畔。

别看指挥长已年近六旬，可还和小伙子们差不多，不怕高山反应。他一到工地，帐篷还没支稳，就把穿河工程设计图摊在石头桌上仔细地看了一遍，又拿出二十年前布曲河、白云岭的那份测量图对照一番，心里说道：“老汤呵，这是怎么搞的！你设计的这张图和二十年前被风卷走的那张图毛病一样，脱离实际呵！”

这回指挥长没有生气，他深思了一阵，把熊皮褥子一挟，带上一队人马，爬山涉水，餐风宿露，又把布曲河、白云岭上上下下摸个遍。

随后，指挥长向总部党委报告：根据实地线路勘测，建议将工程线路移到白云岭右侧，直线通过布曲河，擦过雪浪

湖左侧。这样可以使原线路长度减少二十多公里，减少土方百分之二十。

总部党委批准了这个修改线路的建议，这使汤副总工象嚼了一串生葡萄那样，心里酸溜溜的，但修改方案上的理由措施条条在理，他只得暗自埋怨：自己的责任心不如老战友强呵！

半月后，汤副总工来到工地，强烈的高山反应使他直想呕吐。汤副总工屁股刚落凳子，指挥长就同他商量开工的事。汤副总工望着老战友满头银丝，搔搔自己脑勺上稀疏的灰发，又看看那床掉了毛的熊皮褥子，关切地说：“老王，熊皮褥子还带在身边，腰痛病没治好哇？”

“我这腰痛病怪得很，有活干还不怎么，没事混就定痛得慌。”

“这么说，你是在工地上治腰痛罗！”汤副总工一笑，“年纪不饶人啊。看你还是二十年前那股奋发劲，我可不行了，心慌气喘，高山反应大呀！还有神经衰弱的老毛病。”

“人靠精神灯靠油嘛。比一比过去打仗，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拖一阵子。高山反应也不怕，我已经在昆仑山上把坟地都看好了。”指挥长乐观风趣地说。

说到动工的事，两位老战友的话又分了岔。指挥长把二十年前的勘测图，汤副总工绘的那张图和前几天指挥长重新测量后绘的图都摆出来，又把走访调查，实地测量的有关地理、水位、气候等各方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完后，说：

“根据这些情况，我看咱们就现有的人力物力提前开工，争

取在大部队到来时筑好拦河大坝，保证在洪水季节前拿下穿河工程。”

“提前动工？”汤副总工脸上寒了。“大部队没到，施工器材没送来，就凭这百十个人，十几顶帐篷，赤手空拳地动工，能行？”

“器材没有我们可以就地取材，以土代洋地解决问题。人少有当地藏胞民工们支援，怎么不行！”指挥长情绪热烈，满怀信心。“艰苦奋斗一双手，不怕困难九十九。二十多年前架布曲河大桥，不就是这样干的？”

提到修布曲河大桥，汤副总工至今还觉得是侥幸成功。那时遇到多少困难，费了多大力呵！这次还能打那样的无把握之仗，何况目前的现代化工程，怎么能同架桥相提并论呢。汤副总工顿了一下，说：“那次和这次工程性质不同，气候条件也有变化，咱们不能犯经验主义嘛。听说今年的洪水季节提前，要是辛辛苦苦地筑好坝，挖好沟，洪水一来一抹平，那不是白费力？”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提前动工，赶在提前到来的洪水前面。还是那句老话，条件靠人创，办法靠人想。正因为有困难，条件差，党才把工程任务交给我们这样的共产党员。”指挥长说得坚定有力。

汤副总工知道，摆困难是劝不动指挥长的。他点燃一支烟，加重了语气说：“老王，我们是在特别困难的地区，特别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一项特别的国防工程建设，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不能马虎呵！跨大步子难免出小岔子……”

“照我说，艰苦奋斗是我军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越是特别困难，越要有大干苦干的决心，越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艰苦奋斗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指挥长据理力争，汤副总工无言以对。

两人僵持了一会，汤副总工站起来说：“这样吧，我刚到，对气候还不适应，先在家绘绘图，你就去指挥大伙干着试试吧。”

“不是试试，而是要干成功！”指挥长大声说。

王指挥长临走时，汤副总工拍着那张熊皮褥子开了句玩笑：“二十多年啦，熊皮虽然磨掉了毛，还是那股老味道。”

“是啊。我闻着这股味道就亲切，就想起艰苦奋斗的路。带着它虽不比火龙衣，却可以长精神，鼓斗志，挡住西方冰川滚下来的寒流呢！”指挥长说罢笑了，汤副总工也笑了，但他的笑声有些苦涩……

汤副总工说到这里，又递给我一支烟。他摘下宽边眼镜擦了擦，接着说：

“过了十多天，我到河边一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白云岭脚下的布曲河上，神话般地横卧了一道宽阔的堤坝，河两岸各有一道深沟直奔南北。南岸那道沟伸向雪浪湖边。我想到指挥长曾说过：万一洪水来得早，大坝挡不住，为了保住河床施工，就用这道沟分洪进雪浪湖。不过，那将使管沟因洪水冲刷而受损害，不到不得已时不用这个办法。

“我站在水边仔细审视堤坝结构，原来是先打好两排大木桩，把红柳条编在木桩上，然后将石块砂土填进中间。大